

讲述几个普通人的遭际，
折射一个破碎的中东。



最激烈的争夺 在地下悄悄进行

——拉法隧道争夺战

俞天颖 编译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拉法，这里距加沙只有几公里之遥，离埃及也不过一箭之地。拉法的位置，恰好处在巴勒斯坦和埃及之间的交通要冲，因而一直被南来北往的商人亲切地称为“黄金城”。如今，伤心地物是人非，一道密不透风的混凝土高墙永远锁住了这个城市的活力……

“玫瑰色防线”

阿布戴尔·纳赛终于到达了隧道的尽头。他的头顶上，是并不厚实的泥土和薄薄的草皮。他的腰带上，紧紧缠着巴勒斯坦老乡凑出来的3000美元巨款。阿布戴尔要靠这笔钱买回城里稀缺的东西。从拉法到埃及，再从埃及回到拉法，只有通过秘密地下隧道才能避开混凝土隔离墙周围以色列巡逻兵的眼睛。

阿布戴尔·纳赛早就盼着这一天到来。为了挖成这条长达60米的隧道，两个月来他一直在地下努力地掘进。隧道的入口选在拉法一户人家的地下室里，

那是一口很深的直上直下的竖井。从竖井钻下去，通过隧道，就能从地下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混凝土隔离墙畔以色列军队的防线。但不能让地面的以色列大兵听见哪怕一丝一毫的动静，一切要做得悄无声息。

阿布戴尔静静地在隧道里等待黑夜降临。挖开头顶上最后一铲沙土时，他幻想着能够看见埃及大地的星空。然而，几束手电筒的光芒无情地映出了早就守在这里的埃及警察的面孔。于是阿布戴尔被带到开罗投进了监狱，那已是六个月前的事。

阿布戴尔冒着危险穿越的混凝土防线有一个名不副实的浪漫名字：“玫瑰色防线”。这道防线紧挨着拉法城的南郊，再向南仅隔一箭之地，就是埃及的领土。1978年，埃及和以色列签署了《戴维营协议》，位于加沙地带南端的拉法成为埃及和以色列的边境城市。1994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签订了《加沙—杰里科协议》，加沙、拉法等城市划归巴勒斯坦控制。但是，以色列保留了对埃及这段边境的



控制，他们沿着边境筑起一道连绵的混凝土高墙以取代原先的界桩和木栅。在地图上，这里不过是布满沙丘的不毛之地，政治家的手指在上面轻轻一划，就有多少家庭被隔在了两个国家。在混凝土高墙建成之前，分离的骨肉常常来到木栅两侧，他们高声呼喊对方的名字，通过木栅缝隙交换着信件和照片。常有人扛着摄像机来到这段边境，拍摄下这宝贵而凄凉的一幕。

拉法：失去活力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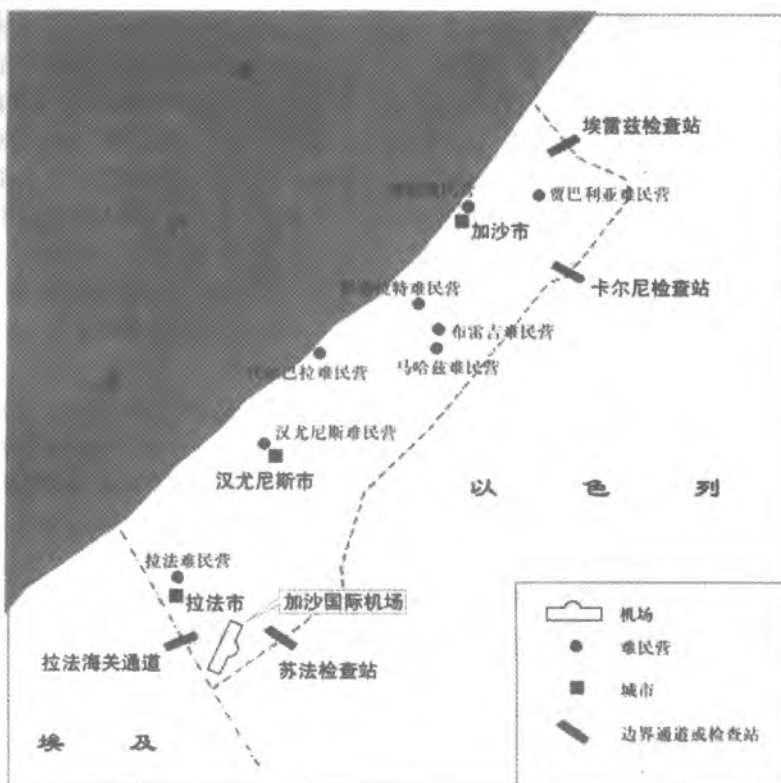
如今这些场景已成往事！走在拉法，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战乱时的贝鲁特，抑或是萨拉热窝的郊区。这些地方经年处在无休止的战乱中，老百姓哪怕只是从屋里向外探探头，事先都得思虑周详。为了到达这个城市的中心地带，人们不得不迂回往返许多路。在通往拉法的路上，行人会看见这里一座那里一座被炸毁的房子、一堆一堆的混凝土废墟，残破的厨房和浴室一点点被埋进沙堆。气温高达40℃，生活在这里就像生活在火炉里似的，而空气中弥漫的沙尘更加重了这种感觉。人们仿佛被裹在潮湿滚烫的被单里挣扎求生，胸口闷得透不过气来。

沿途净是这样的废墟。残存的屋墙上弹痕累累，上面全是后人的涂鸦。没有一块残墙上没有口号和“壁

画”，没有一块涂鸦与政治无关。这些口号和“壁画”，色彩非红即绿，内容虽然幼稚却无不充满激情。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榴弹炮、火箭弹、那些巴勒斯坦人体炸弹准备扑向敌人的形象，还有以色列人的F—16战斗机……有一组壁画让人看了久久不能忘怀：十几张男子的面孔，年纪有大有小，有的留着胡子有的下巴光光，有的身着军装有的还是一身平常的打扮。这些人早已不在人世，他们中有些人身上绑着炸弹冲向了以色列侨民，有些人则冲向以色列人的军事防线。一段残墙上有这样一句标语：“光荣属于那些为保卫尊严而牺牲的烈士。”

拉法城内多是纵横交错的小巷，小巷窄到只容两个人侧身而过。在城里最宽的大街上，驴拉的大车、跑得快要报废的汽车，还有偷来的奔驰不时与行人擦肩而过。清真寺尖塔上飘扬着黑色的旗子，尖塔的阴影浓重地落在集市里，落在满载着西瓜的大车上。再远一点，人们乱哄哄地排成长队，每个人手里都拎着一个汽油桶，在街区惟一的自来水龙头前挤

加沙地带的城市、难民营与对外通道



成一团。这里每个人都是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都被劫后余生的艰辛折磨得面色苍白。在这儿,任何一点小小的磕口儿都可能演变成一场暴力。大街就是一面镜子,到处折射出苦难,到处蕴积着愤怒。

从以色列军队的检查站进入加沙,仿佛一下子回到一个多世纪之前的中东。再从加沙来到拉法,同样是巴勒斯坦人的城市,人们却好像猛地闯进了中世纪的博物馆。1982年以前,拉法还被南来北往的商人称做“黄金城”。当时,拉法是加沙地带和埃及自由贸易的必经之路。1982年,以色列军队撤出了西奈半岛,埃以新的国界从老城的市中心穿过,把商业区、房屋、还有沿途经过的家庭一分而二,以色列军队随即沿新国界筑起了“玫瑰色防线”。昔日贸易上的十字路口拉法,一下子沦为弃儿。1987年,巴勒斯坦人举行第一次“因蒂法塔”,拉法的街头出现了游行的队伍。“因蒂法塔”结束以后,留下的路障依旧盘踞在拉法的大街上。几年前,巴勒斯坦人又举行了第二次“因蒂法塔”,结果拉法大批的工人拥到以色列谋生。22个月之后,拉法落到濒临死亡的田地。城里缺水少水,汽油、面粉、药品、钢……以往所有通过以色列国土运进来的商品,无一例外面临告罄的危险。一家进出口公司的老板纳比尔这时也陷入了绝境。

纳比尔一夜之间成了皮包公司的老板。他经营的电器商品都堆在以色列的货栈里等待脱手,他已经为这些商品付了钱,现在却没办法运进拉法。这还不算,纳比尔还得为这些派不上用场的商品支付大笔的仓储费,他每天都在赔钱,而新以色列镑的跌价更加重了他的损失。拉法已经变成了一座没有活力的死城,纳比尔必须死中求生。

秘密就在地下

想死中求生,就得从地底下想办法。从表面上看,拉法已经濒于死亡,然而它并没有完全和外界断绝来往。拉法城里有许多条秘密隧道与埃及相通,所有人都知道有这么回事,但无人提及。隧道,是一个关乎城市生死存亡的话题,也是人人畏于谈论的禁忌。城里还有居民与以色列人存在着某种瓜葛,那是以色列人安插在城中的耳目。一条隧道如果被公开,就意味着被判了死刑,只有被摧毁的命运。

挖筑隧道的工作费时长、花钱多,而且充满不测。首先,挖隧道的人必须在“玫瑰色防线”附近找到一户肯合作的人家,然后在那家的地下室或是卫生

间挖一口竖井——当然一切都要避人耳目。开始挖隧道了,工人最初挖开的都是软软的沙子,再往下挖两三尺,就遇到坚硬的石灰岩。越往下挖,石灰岩越坚硬。最先挖成的几条隧道只有5米深,当以色列军队沿着防线大道挖开深沟之后,这些最早的隧道就被放弃了。人们开始挖掘更深的隧道:10米,12米,甚至17米。纳比尔说:“假如以色列人也挖到这么深,我们就再向下钻。”

为了挖成隧道,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施工时每组有四五个人同时干活。地面上,一个人专管望风,另一个人负责清运挖出的泥土废料。地底下,挖掘的人借手电筒的光亮,用小铲子和短柄镐挖土劈石,用木料支撑那些看起来不稳固的地段。为坚固起见,他们把隧道顶修成可以承重的拱形。一条挖好的隧道约70厘米高、60厘米宽,可以容两个人在里面错身。修一条这样的隧道,一个体格强壮的工人每天掘进3~5米,需要两到三个月时间才能完工。

2001年11月,3个工人因为隧道塌方而丧命,纳比尔不得不和以色列军队交涉,请他们出动推土机帮助找回遇难工人的尸首。隧道挖得越长,遇到的困难就越棘手。隧道里没有通风设备,因此每前进20米左右就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用千斤顶把一根空心钢管通到地面透气。这时挖掘工已经变成在地下潜行的潜水员,他们嘴里叼着输送空气的软管,留心地面上传来的每一点动静,留心望风人发出的每一个警报。有时,工人可以听到地面上以色列人作业的声音,他们也在努力地挖掘,搜索着每一条可能的隧道。还有一些时候,以色列人会挖一口非常深的竖井,然后在里面塞满炸药。爆炸会在地下引发地震,填平下面最微小的孔穴。

激烈的争夺悄悄地展开

一旦隧道穿越了以色列人的防线,工人就逐渐把隧道向地面方向延伸,最终找到一处背人的土坡,或是果园,或是一户人家的花园。这需要对面埃及老百姓的帮忙才行,而这些埃及老百姓也需要和拉法城保持联系。生活在边境线的人差不多都有亲戚在对面,他们需要互通音讯,彼此往来,做些生意。在预先约定的时间,会有人打开隧道尽头的活板门,大批的货物顺着隧道传给另一头的人。在拉法,从埃及过来的走私香烟可以卖到比原价高出四五倍,药品更是无价之宝。通过隧道传递的“货物”品种五花八门:各种电子产品、电视机、枪支弹药、大麻,

甚至还有被通缉的逃犯。

在拉法,隧道其实并非新生事物,只是近期修筑隧道的情况较以往更为严重。事实上,埃及跟以色列联手,与拉法城居民进行的隧道争夺战至少已经进行了25年。以色列人认为,隧道既是巴勒斯坦人偷运武器弹药和大麻的重要途径,也为巴勒斯坦极端分子偷袭以色列边防军提供了方便;而埃及方面的着眼点则是打击走私,杜绝不法商人的偷税漏税。

如今,“玫瑰色防线”以色列一侧已经被清理干净,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深深的战壕、有倒刺的铁丝网、内部装有旋梯的小型掩体,还有用沙袋堆成的长长的护墙。在25米高的了望塔上,士兵们借助高倍数的双筒望远镜,仔细观察并记录着每一个可疑的动静。在掩体里,技术专家和士兵共同主宰着外面的警戒:配有红外线摄像头和精密显示屏的这台机器上,同时还装备着一个红色的扳机和一根能够调节摄像头高低和取像方位的操纵杆。当摄像头锁定某个土丘并搜寻到可疑的光源物时,士兵按下扳机,7.62毫米口径的机枪子弹就如狂风暴雨般扫向对准的目标。没有任何生物可以从地面穿过这道防线,炸药和推土机则用来肃清人们从地下通过防线的最后一份努力。

“我们已经摧毁了28个隧道,据我们所知还有大约15条隧道存在。”负责这段防线安全的以色列伞兵中校说。按照这位中校的判断,隧道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受到通缉的恐怖分子、为重型武器和弹药的运输提供偷越边境的便利。2001年冬天,以色列人在红海查获了一艘满载武器的货船。而这艘船上的武器上岸后,将通过在西奈半岛上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之手,通过拉法“玫瑰色防线”下面的隧道进入加沙地带,最终交到活跃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手里。

为了从根本上杜绝隧道的存在,以色列人必须清除“玫瑰色防线”位于拉法一侧的住房,于是他们推平了60幢房子,使600多居民无家可归。而根据巴勒斯坦人的统计,防线周围统共有300幢房子被推土机摧毁。这种行为的后果是:为了继续从地下突破以色列人的防线,拉法市的居民就得把隧道挖得更深、更长,现在已经出现了长度超过200米的隧道。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工程专家则考虑在防线地下修筑一条混凝土的隔离墙。

隧道争夺战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头?两个多月时间里,由于以色列人摧毁了隧道入口处的房屋,商人纳比尔手底下有两条隧道前功尽弃。不过纳比尔坚定地说,什么也不能阻止他继续下去的决心,除非拉法恢复商业城市的原貌,除非埃以边境重新成为一条开放的边境。到那时,拉法将再一次成为埃以商业交往的中心,拉法将拾回“黄金城”的绰号。□

(责任编辑 钱 萃)



加沙地带、西奈半岛和埃以边界问题

加沙地带等同于巴勒斯坦南部沿海地带,与埃及接壤。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这里一直是欧亚大陆和非洲之间的主要商道和民族迁徙的通道,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5000年以上。据称,这里还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曾祖父埋骨的地方。以色列建国后,埃及和以色列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加沙地带几经易手。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人攻入加沙和西奈半岛,次年依停火协议退出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的南段,埃及随后对加沙南段实行军事统治(非兼并)。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后,埃及允许巴勒斯坦在加沙建立基地,巴解组织曾从加沙出发袭击以色列。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再次占领加沙地带并在当地设立军事管制下的议事机构,同时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1978年埃及和以色列签订《戴维营协议》媾和,次年埃及签订《和平条约》。1980年以色列依条约分阶段撤出西奈半岛,双方随后举行边界谈判并根据国际仲裁结果划定了有争议地段的边界,这时的加沙地带由以色列控制。1994年5月巴以签订《加沙—杰里科协议》,首先实现了阿拉伯人口密集的加沙地带和地理位置孤立的杰里科地区的领土移交。在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实际控制区约占70%,但以色列控制着加沙边缘地带和北部、中部、南部的以色列定居点地带,并设有军事基地。加沙的外海水面对外通道,特别是通往埃及的拉法海关通道,仍由以军严密控制。

[小蒙/文]